品 鉴

东海畔血与火的斗争

——《东海风雷》简介

宁四会

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要从事革命历史的研究，2014年春，曾编辑出版了60万字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隐蔽战线史料》，2014年冬至今春，又着手搜集、访问、抢救了不少史料，编成了60万字的《东海风雷——浙东“三东”地区革命斗争史料选编》。

《东海风雷》共收集了224篇文章和史料，其中：41篇是舟山（包括定海、普陀、岱山和嵊泗）、奉化、镇海、鄞州的党史部门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采访、查证、整理的资料；183篇是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同志的“三亲”材料。这些老同志中的大部分已过世，健在的仅十分之一，如王家恒（99岁）、汤德锬（96岁）、萧群（86岁）等。老同志的“三亲”回忆，是历史的见证，弥足珍贵。老党史工作者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中热心的老同志，他们大多也已年迈，许多烈士的材料，主要靠他们深入调查，向有关老同志采访、征集获得，他们不计报酬，孜孜以求，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难能可贵。

《东海风雷》反映的是1942年秋宁属特委书记(特派员)王文祥和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将定海和甬江、奉化江以东的镇东、鄞东、奉东划为“三东”地区后的斗争史料。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来编辑。“三东”地区始终是一块重要的战略地区，与三北、四明、会稽(金萧)、浦东(淞沪)同是地委一级地区，“三东”地区是游击区，党的活动和武装斗争是很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东海地区有三支武装———舟山游击支队、东海游击总队，还有一支是党领导的隐蔽武装“保二中队”。而岱山岛则成为当时一个隐蔽的通道和反蒋据点。

1948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在东北、华北已频频失利，再加币制改革失败，经济崩溃，他已有把舟山群岛作为通往台湾的跳板的打算，所以他见到“东总”、“舟支”星火燎原，定海县政权几乎解体，忧虑重重。苏中解放区的中共领导，也充分认识到东海的斗争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正面战场，起到了牵制国民党军部分主力的作用。如果开辟苏北与浙东之间的海上通道，必将加速浙东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原定计划是以岱山“保二中队”武装和岱山等岛为依托，派武装和干部渡海南下到浙东来。1948年8月，蒋介石感到后院起火，形成很大的威胁，派了汤恩伯、桂永清、毛森等陆、海、警重要人物，对途经六横岛准备转移去台属地区的“东总”发动围攻，并用海军舰队“逐岛清剿”。“东总”在六横受到重大损失。“舟支”大部队北撤到苏中解放区，留下的部分人员在东福山保卫战中也受到重创。“保二中队”被桂永清部缴械。几年中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力量受到了损失，但是“东总”的小分队依靠渔民和群众在钱塘江外的滩浒小岛坚持百天，最后从三北回到四明，上新昌回山与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会合。“保二中队”王家恒等同志因为敌人没有获得证据，经组织营救和当地老百姓以及地方上知名人士保释后上了会稽山，后又被派回到岱山取出埋藏的枪支，组织原“保二中队”队员，拉上天台山。他们在1949年5月又回到宁波，配合解放大军解放舟山。“舟支”北撤的100多人参加了渡江战役，在1949年5月被派到镇海前线，配合大军在1950年5月解放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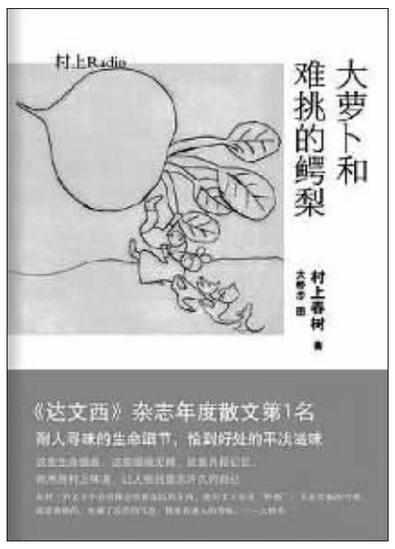
本书旨在存史、资政、育人。据不完全统计，仅三支武装有167位同志血洒东海，光荣牺牲，另有不少先辈一起参与了血与火的斗争。

三味书屋

俏皮得恰到好处

——读《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

沈春儿



网络购书实在高效，晚上下的单，翌日一早就到了大半。更稀奇的是，闲来正好在读旧报，读到3月10日《广州日报》上推荐了《恰到好处》一文，作者村上春树，而我刚拆出的包裹里，竟然也鬼使神差有他的这本《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恰到好处》是这本随笔集中的一篇。

曾经读过村上春树另一本集子，题为《无比芜杂的心绪》。读的时候，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心神似乎一直游离，无法很专注地看那本书。或者潜意识中被这本书的题目影响了？转念想，应该还是内容吧。《无比芜杂的心绪》内容相对沉重，视角更为宽泛，语言也更显跳跃，阅读中个人感觉舒适度不高，如同食物不合口味。但今天再看这本无意中买到的《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却意外地感受到了村上春树随笔的别样滋味。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量看台湾作家刘墉的励志随笔，包括他写给孩子们的那些作品，譬如《跨一步就成功》之类的。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串起来，不但感人，而且更接地气，更明白易懂。林清玄的作品，也具类似笔法，虽然我并不太喜欢这位老先生，但他那些随笔写得清新动人，值得一看。村上春树的这部随笔集，虽也有上面两位台湾作家的巧妙，但他更善于发现细节，善于选择那些更小的生活切入点，用俏皮的语言絮絮道来，在了解村上这位大作家的同时，让人领悟生活真谛，让人忍俊不禁。

《奥基夫的菠萝》几乎是篇小小说。奥基夫这位美国女画家在村上的笔下非常有意思：“奥基夫1938年在夏威夷住过大约3个月，招待她的是因生产菠萝罐头驰名天下的都乐食品公司。该公司提议由他们承担全部费用，邀请她来夏威夷，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而她只需要为他们画一幅菠萝，用做广告。”“倘若是我，只怕前脚刚到夏威夷，后脚就画好了一幅菠萝，完成了任务，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可是，奥基夫在夏威夷，周游列岛，疯狂地作画，许多美丽的画作诞生在此次逗留期间，然而，她唯独没有画菠萝，最后义无反顾地回去了。都乐公司脸面全无，又往她在纽约的家里寄去大批关于菠萝的书，请她画菠萝。无奈之下，奥基夫极不情愿地画了，画的是一幅惹人怜爱的菠萝花蕾——哈，还是不能做都乐公司的广告啊！这位画家真是太有个性太有意思了！

村上的这一本随笔集里，绝大部分是即兴记录下的可爱的人、有趣的事，以及生活中林林总总琐琐碎碎的小念头、小细节，但都有会心之处，颇具可看性。光看52篇随笔的题目，就十分有趣：《蔬菜的心情》、《奥运会好无聊》、《简直就像头豹子》、《手机呀，啤酒起子呀》……某些标题甚至有故意挑战读者思维极限的嫌疑，譬如《简直就像头豹子》，谈的是对于职业的专注，关于敬业精神，由洋基队的三垒手阿雷克斯·罗德里格斯的防守动作谈起，截取了他的动作给人的这么一个联想做题，挺俏皮。

曾有人问：村上先生，您写随笔连载时——此书是连载作品集萃，连顺序都未改变——心中预设的是怎样的读者？这些随笔是《an·an》上的连载，该杂志的主流读者据说是20岁至30岁的女性。村上在《从这扇门进来》一文中，从谈读者群开始，谈到预设读者的困难，谈到未曾预设读者反而写得得心应手，谈到写作只要是自然又真心实意的，就能超越性别和年龄，甚至谈到自己年轻时候与一般人不一样的生活经历——先结婚，再工作，然后大学才毕业——生活不能像小孩子的钢琴汇报演出可以因为弹错了而重新来过，一切应顺其自然，顺应社会……他的意思是，日子就像他的20多岁的时代那样，它推开这边这扇门进来，就这么穿堂而过，从那边那扇门走了出去——所有人的日子，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是这样往前走。

村上轻轻松松地表述着他对生活的理解，读者就这样跟着他游走的思维领略小说大师的另一面。以前读《1Q84》、《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的时候，看到的村上是阴郁的，或者说是深邃、冷静的，但在《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中，我们见到的他，俏皮、热情、细腻，有着一个家常男人的朴素温暖，兼具作家的敏锐幽默。正如他在《恰到好处》中写到的：“每天早晨在盥洗间里洗脸刷牙，然后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脸。每一次我都想：唔，糟糕，上年纪啦。然而同时又想：不过，年龄的确是在一天天增长。呃，也就是这么回事吧。再一寻思：这样不是恰到好处吗？”一位乐观可爱的中年男人跃然纸上。

是啊，他每日按时作息，坚持跑马拉松，遵循着普通男人的生活轨迹，守护家庭，过着世俗的家庭生活。他用小说的方式创造非世俗的世界，用随笔记录着家常的红尘的温暖。随笔集中，又加入了大桥步的趣味漫画，并且在每一篇末尾缀有一句“本周的村上”，记录的是更细微却更趣味盎然的“村上细节”，譬如“有生以来还从未去卡拉OK唱过歌，这样不打紧吧”，平添几分俏皮。

荐 书

《收藏家》

作者	(英)约翰·福尔斯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日期	2014年11月

提到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读者们首先想到的会是那部《法国中尉的女人》，而非这本《收藏家》。事实上，小说《收藏家》是福尔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而且该作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轰动，并令原先名不见经传的福尔斯从此受到文坛的关注。

故事主人公克雷戈·费尔南迪是一个二战后的“新人”。他本来庸庸碌碌，平淡无奇，父亲死于车祸，母亲跟人跑了，失怙的他和姑姑一家生活在一起，平素最大的爱好也就是收藏各种门类的畸形蝴蝶——“我把美藏在抽屉里，豹纹蝶，黄斑玉蝶、阿多尼斯蓝蝶……还有你，米兰达”。不知是不是上苍垂怜，克雷戈因彩票中奖而获得了一大笔钱。他觉得财富可以令自己实现对于美的追求，于是购置了一处僻远且带有地下室的住宅，然后绑架了一直默默觊觎的美丽女孩米兰达，因“爱”之名，他将这份美“收藏”在了密闭的地下室中……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发生在战后的英国，而被米兰达贬为“凯列班”(“凯列班”本是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的克雷戈，在整个绑架事件中显露出来的并不着重于“凶残”，而是心理的“畸形”。克雷戈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完全是出于深爱才进行这次绑架的。他没有对米兰达进行任何侵犯，每天如仆人般将一日三餐恭敬地端到女孩面前。他还按照米兰达列出的清单，花费大量金钱为之采购书籍、画册、音乐、服装、美食……那么，这种假借了“爱”名义的行为究竟是不是恶？小说没有就此进行解释和说教，作者只将问题的答案隐藏于行文细节之中。

福尔斯在塑造人物时具有明显倾向，可他并不将这种倾向彻底化，绝对化。他在米兰达的美好之中附着了社会大环境所造成的缺憾。而在克雷戈的十恶不赦里，又刻意残留了些可悲可悯的因子。

故事的结尾是叫人心痛的：“美”被撕碎了。克雷戈从地下室中爬了出来，他开着车，又发现了一个和米兰达差不多的年轻姑娘。不言而喻，他的“收藏”中即将加入一个新的牺牲者……这难道是“爱”？只能说，人类对于自我的剖析具有永恒性，而人类也一直在和自身所具有的人性罪恶作着艰难的斗争。 (推荐书友：傅晓慧)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作者	茅海建
出版	三联书店
日期	2005年7月

《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10余年所得的成果。

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国运走势，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的命运也被极大地改写。但之前的标准历史书籍都是简单地说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鸦片战争大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由于没有细节与具体的内容，总觉得空泛而无说服力。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让人有耳目一新、恍然大悟的感觉。

茅海建先生用翔实的史料，特别是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一手资料，包括道光皇帝的朱批圣旨，拉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幕，还原了历史的细节，有种带人回到历史现场的感觉，较为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一直沉浸于“天朝上国”思想中的众多君臣的心理与行为，让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特别是书末的一句“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发人深省。 (推荐书友：何传兵)

《误读》

作者	(意)安伯托·艾柯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日期	2015年3月

《误读》是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于1959年在杂志上的专栏合集。每篇文章不长，几千字而已；话题也不大，展现了艾柯“蓄意插科打诨，装疯卖傻”的本事。更深层次的理由，艾柯接着解释：“如果新先锋派的作品在于把日常生活和文学语言颠覆得面目全非，那么，插科打诨、装疯卖傻也应该属于那个活动的一部分。”

《误读》一书处处是颠覆和戏仿。《碎片》一文采用了意大利流行歌曲的歌词，英文翻译时则用了在美国流行的等同物来取而代之，最后引用的话是莎士比亚和意大利歌词混为一谈；《新猫的素描》无疑是指阿兰·罗伯格里耶和“新小说”;《大限将至》的创作灵感来自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很遗憾,退还你的》是以编辑的身份,对《圣经》、《奥德修记》、《神曲》等作品给出退稿理由……阅读完全书,你会发现,虽是戏仿之作,却并非随意恶搞,艾柯知识渊博而且酷爱炫技,译者吴燕莛就说“必须格外小心”。

说到戏仿，在文学界不算新鲜。事实上，戏仿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及“首创戏拟诗的塔索斯人赫革蒙”，评价赫革蒙对庄严史诗的滑稽模仿与改造。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出版序言中声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他用戏谑玩笑的笔法、夸张荒谬的情节，轻松达到了反骑士文学的目的。中国文学中戏仿同样存在，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里的许多故事可以看成是“五四”新文学时期的戏仿代表作，当代作家余华也是戏仿高手。

阅读《误读》，有所了悟：解构容易建构难，好的戏仿并不是停留于语言文字游戏，而是在解构基础上的创新和再出发。

(推荐书友：赵青新)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我听到了小人物的呼吸

——读晏礼中《别处生活》

张曙波

我并不熟悉记者这个行业，但我非常欣赏能在事实的背后传递着积极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那些记者。

《别处生活》是记者晏礼中积累数年的采访集，作者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一批小人物群像，从民间禁毒人士到矿工、戏子、乡间郎中、前体操冠军、守山人、民间环保者……“一个漫游者的中国肖像”，正如本书序言中所写：“他要描绘那些沉默的声音、遗忘的记忆、落寞的面孔，他们是这个情绪高亢、金光闪闪的时代被忽视的另一面。”他们所代表的，也是真实的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通过这群肖像，我们更了解中国。

边读边感叹。读完《国俊的快递单》一文，我随手写道：在一个快递员眼里，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充斥着等级意识和各种的不平等。“人，生来平等”的理念在现实的冲击下衣着褴褛，弱不禁风。一个社会的底线是不至于让普通人以命搏命，回到生物的阶层。自立者有自尊，自尊者亦尊人，应成为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在《重生》里，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现了艾滋病人与他们所处的重生之地，更可贵的是，展示了我们不会轻易接触的沉重话题：隐私、毒品、艾滋病、无助、孤独、抛弃、职守，以及混杂其间的道德与法律问题。这些话题平时隐藏在人生的暗角，你看不见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而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现实悖论至今让我们因无解而无语。我们能做的难道仅仅是一声叹息吗？

《跃下高低杠》是个很棒的题目，从五岁练操起步到成为世界冠军，不需要运动员自己来思考未来，而在世人面前，那些年轻却往往已是老将的冠军们仿佛只会走在巅峰，身披祖国和省市的各种荣誉。当年李海鹏的那篇《举重冠军之死》第一次为我们深刻揭示了那素来缺失的故事续集，而本文主角毕文静的故事，只是续集中平淡的另一版本而已。

《青花人生》有点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彩云活在青花的世界里，她不懂从她手中出去的青花瓷会有怎样的命运，她只绘画，与古人对话，画自己的青花，教自己的徒儿，种些自己的花草，她搞不清为什么瓷都景德镇也要从他乡运来瓷器充作门面，而家乡的高岭土已经濒临枯竭……也许，在未来的某个瞬间，繁花落尽，艺术将会变得陌生而遥远。

随着对这些篇章的深入阅读，书中的小人物们为我勾勒出了一个我不熟知但又不可割裂的现实世界，他们离我很远，但也离我很近。

文集最后一篇是《各位，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晏礼中的《别处生活》，不也是透过文字，在轻轻地叩问：你能听我一曲吗？这样的文字，不张扬不磅礴，却鲜明地泛着生活的底气。如果你愿意听，你会从中感到一份沉静、一份清醒、一份痛楚、一份同情。

《别处生活》另一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他告诉我们，人群的命运不只是那一部分富起来的人的炫耀……一个没有小人物的世界，没有同情没有耐心没有恻隐之情没有呼吸声的生命，会是怎样的呢?”至少，看完《别处生活》的我，清晰地听到了小人物的呼吸：蓬勃，粗粝，一样也是生命的律动。

把苦难作为人生的砥砺石

——《路遥传》读后感

罗鹏飞

2014年下半年，我逐字逐句拜读了三卷本百万巨著《平凡的世界》后，对路遥写这部书的背景、动因、目的，路遥的家庭、工作、生活、学习等情况，以及书中近百人物的命运存有许多悬念。近读厚夫著的《路遥传》，先前存疑的大多数问题，找到了确切的答案。

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生，这就是路遥。饥饿、贫穷、卑微、灾害，各种“苦难”构成了路遥的人生底色。《路遥传》作者尊敬路遥，尊重客观事实，为读者全景式地展现了路遥大起大落的短暂人生。

路遥出生在家境贫寒的陕北农村，母亲生过9个孩子。他五六岁上山砍柴、做家务，为求学，9岁那年跟随生父步行近百公里，到延川县郭家沟过继给大伯当养子，18岁前他一直在饥饿中挣扎。高考中榜，却因“文革”中断，变成回乡知青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因参与“文革”期间的两派斗争活动，他想参军，政审不过关；他想上大学，屡遭招生院校拒绝；把招工指标让给了“恋人”，结果“鸡飞蛋打”。各种打击接连不断。

但路遥没有倒下，他既是物质生活的穷人又是精神生活的富翁。写作、阅读、采访、调查、收集材料、体验生活，成为路遥工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作息时间异于常人的生活习惯，他说早晨得从中午开始，即他的创作时间是从下午开始至次日凌晨这样一个时间段。吸烟、喝咖啡提神，吃廉价快餐、饼干、快速面充饥，这是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20多年里最常规的生活状态。

我悉心追踪着路遥的创作历程，他从1971年8月在《延安通讯》上发表《我老汉走着就想跑》的诗歌起步，至临终前完成了字字泣血的6万多字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创作质量，大约每两三年就来一次飞跃。1980年后，可以说每年攀升一个台阶，直到创作出《平凡的世界》这部百万巨著，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终于攀上了文学的巅峰。有一年，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测算，《平凡的世界》广播稿，当年的直接受众达三亿人次。

辉煌的成绩是拿命换来的！路遥的健康状况与他的创作业绩构成了倒置关系，长期的脑力劳动，积劳成疾，他活在生命透支的状态下，却一直坚持，坚持，再坚持！

《平凡的世界》写到第二部时，他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急速下降，就开始担心自己会像曹雪芹写《红楼梦》和柳青写《创业史》那样，作品尚未整体完成，作者就命赴黄泉了。于是，他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仍与夸父追日一般，与死神争夺时间，“1988年8月25日，路遥握笔像捏铁棍那般沉重，写字手抖得像筛糠，右手整个痉挛，五个指头像鸡爪一样张开而合不拢”，十分艰难地完成了《平凡的世界》整体创作计划。

路遥说，“要想当作家，就得像牛吃草一样的多读多学”。仅为创作《平凡的世界》做准备，他就读了150部中外长篇小说。“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为了创作，他舍得牺牲一切，放弃出国考察，养父亡故没去奔丧，创作领路人相见没时间。他沉醉于创作，自然也影响到家庭生活……

路遥的人生实践告诉我们，苦难不是人生的负资产，艰辛不是未来的绊脚石，只要理想之火不灭、奋斗之志不移，人就可以超越平凡，走向不凡。